第一版　　星期五　　KANGZHAN RIBAO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抗戰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夏曆乙酉年七月初十日
第八三八號
地址：山西興縣
七月初一立秋十六處暑

艾森豪威爾 飛抵莫斯科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塔斯社訊：八月十一日，艾森豪威爾將軍由柏林抵莫斯科，蘇聯元帥朱可夫同機到來。與艾帥同來者有克萊中將、戴維斯准將等。傍晚，蘇聯元帥朱可夫及安東諾夫上將會見元帥，美大使哈立曼亦在場。

彩林軍民合作社 分紅啓事

本社結賬已於舊曆六月底結束，七月一日起分紅，時期一個月，請各股東持股票前來領取，逾期不取，即將紅利入股，如有抽股者，亦請來社接洽。特此聲明，不另通知。

朱彭總副司令發出電報
堅決拒絕蔣介石錯誤命令
——因為這個命令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 僅僅有利於敵寇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上午九時急電）朱彭總副司令致電蔣介石，拒絕他的錯誤命令。電中指出，蔣氏命令出矛盾，下給他的嫡系軍隊的是「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而下給十八集團軍的卻是「駐防待命」。這個命令對[illegible]厲害，不但不公平，而且違背中華民族利益，因此朱彭總副司令在電中明白表示：「堅決拒絕這個命令」。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上午九時急電）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頃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其錯誤的，不公道的，違背民族利益的命令，原電如下：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我們從重慶廣播電台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上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此外還有不許向敵人收繳槍械一類的話。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據中央社重慶十一日電，是這樣說的：「最高統帥部今日電令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我們認為這兩個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個命令，「駐防待命」，不進攻了，不打仗了。現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實行投降，而且每時每刻都在殺中國人，都在同中國軍隊作戰，都在同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作戰，蘇美英軍隊也在每時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為什麼你叫我們不要打了呢？照後一個命令，我們認為是很好的，「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這才像個樣子。可惜你只把這個命令發給你的軍隊，不是發給我們，而發給我們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個命令給中國各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正是「加緊作戰」的意思。再有一點，叫他們在「加緊作戰」一時，必須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繳械，將敵偽軍的武裝物件收繳過來，難道這樣不是很好的嗎？無疑這是很好的，無疑這是符合於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駐防待命」一說，卻與民族利益不符合。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的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的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　副總司令彭德懷
八月十三日

當前的緊急任務

最近幾天，遠東時局發生空前未有的急劇變化的時候。隨着蘇聯對日本的宣戰，百萬紅軍以排山倒海之勢，進入東北，不出兩天，日寇政治即在不可抗拒的盟軍威力前面和完全毀滅的威脅前面，向盟國舉手請降，這標誌着遠東反日戰爭的勝利結束即將到來了，八年來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解放出來爭取獨立自由的日子，已經降臨了！

在這歷史轉變的重要關頭，我們中國人民應當清醒地認識當前嚴重任務，堅定不移地為着自己的解放目標。日寇政府已經要求投降盟國，但是日寇的龐大武裝還保持着建制未被解除，在我國戰場上五十八萬敵軍和將近八十萬的偽軍，還盤踞着廣大地區和許多城市交通要道。我們要依據波茨坦宣言要求日寇無條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敵偽軍的武裝，收復一切被佔據的交通要道，把淪陷區一萬萬二千萬同胞迅速解救出來，這便是中國人民，首先是解放區軍民當前的緊急任務。

現在各解放區的軍隊正在遵照朱總司令的命令，向敵佔區城市和交通要道全面進展。解放軍的指戰員們，在這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進軍中，要堅決的大膽的迅速的進攻，勇敢勇敢再勇敢，就是我們的口號。戰略防禦的階段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是要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舉行大進攻。對這一點，如果認識不足，如果稍有猶豫，稍有動搖，就會鑄成很大的錯誤。你們一定要堅決消除前進中的一切障礙，逼迫敵偽軍向我投降，並堅決消滅拒絕投降的敵偽軍，收繳敵偽軍的武裝，佔領城鎮和交通要道，摧毀敵偽組織和反動勢力，建立民主的秩序，建立人民政權。我們解放軍所到之處，要經常不斷地以最嚴格的紀律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取得當地人民熱烈的擁護。

淪陷區的同胞們！地下軍的指戰員們！你們受了好多年的恥辱的日子已經到來了結束的時候，你們被壓迫的時候已經過去，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你們要熱烈歡迎八路軍新四軍在你們的地區前進，起來配合解放軍，解除敵偽軍的武裝，並把自己武裝起來！

各解放區和新解放區的同胞們！要一刻不放鬆地加緊一切前線的工作，要熱烈地援助前進的軍隊，動員人民參軍，參加運輸糧食，便利前方作戰，解決軍隊的物資的困難，擴大和加強地方軍和民兵，保衛後方並協助主力兵團作後備，要貫徹減租減息以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加強各階層人民的團結，要加緊生產、厲行節約，積蓄財力和物資，以供應向大城市進軍的需要和戰爭結束後長期建設之用。

為了保證完成上面所說的緊急任務，我們必須要加強行動的統一和集中。目前解放軍向敵佔區全面進軍，任務的巨大和情況的複雜，都為以前所未有。各兵團之間，各地區之間，軍民之間，都需要在統一和集中的指導下，協調動作。統一方向如果我們仍然不夠，便會延誤我們行動的速度，妨礙緊急任務的執行。因此，在前方和後方的同志們，都必須認識統一和集中的重要性，堅決拋棄長期遊擊戰爭中發展的若干不統一不集中的習慣。在大規模的集中行動中，必須服從指揮的統一，好好地照顧友軍，任何各自為政、鬧獨立性、只顧局部，忽視全體的傾向，必須加以克服。

從鄉村到城市，從游擊戰到運動戰，——我黨七大大會所預見的轉變，由於時局的變化，現在要迅速加以實現。我們過去長期在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所習慣使用的一套辦法，已不足以適應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工作和大兵團作戰的新環境了，因此，我們必須具備著迅速轉變的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細心研究新環境的特點，掌握它的規律，才能按照情況，堅決地和有步驟地實行轉變。只有如此，我們的主觀指導才能站在運動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它的後面。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勝利地完成我們的巨大的任務。如果我們一方面努力，一方面無視於今天勝利時代的巨大變化，滿足於現有的一套，不願實行轉變，或者轉變的不夠堅決，那末一定會給我們的工作以不小的損失。

最後，我們還必須指出今天時局的一個顯著特點：今天中國戰場上的大反攻是在全國性的民主聯合政府沒有成立的情況下進行的，佔領區大部分在因為如此，我們解放區軍民負擔著極大部分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解放區軍民更加會遇到許多困難。我們要用一切力量，迅速解除敵偽軍的武裝，佔領城鎮和交通要道，解放淪陷區人民，把他們的武裝和組織起來，猛烈地擴大解放區中國人民的力量。我們要提起抗戰勝利的保障，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中國人民在抗戰勝利前進，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

（解放日報十三日社論）

軍區司令部佈告
促敵軍迅速投降繳槍
偽軍偽組織人員反正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頃發出佈告，促令偽軍、偽組織人員早日反正，否則即予消滅。佈告原文如下：

本軍任務，抗日救亡，為我民族，爭取解放。八年抗戰，艱苦備嘗，久經鍛鍊，兵強馬壯。今日反攻，聲勢浩大，目前時局，大不一樣，中國人民，協大力量，誰敢抵抗，誰就遭殃。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如不投降，必遭滅亡。日本官兵，快快繳槍，如不繳槍，消滅精光。偽軍偽警，如不反正，以漢奸論。帝國偽軍，給予優待，保全生命。敵偽組織，一切人員，誠心悔悟，亦將寬恕。罪不悔，治罪必嚴，生死關頭，擺在眼前。形勢緊急，萬勿遲延，時機錯過，遺恨終天。特此佈告，咸使知之。

東北救亡總會、東北軍、東北義勇軍
——在解放區各負責人電斯大林元帥——
歡迎紅軍進入東北消滅敵偽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東北救亡總會、東北軍、東北義勇軍在解放區的各負責人，十一日發電斯大林元帥，歡迎紅軍進入東北，消滅日偽軍。該電如下：

斯大林元帥：

我們衷心地歡迎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它標誌着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及其在中國的傀儡奴役屠殺東北人民的年代即將永遠不返，東北人民翻身的日子馬上就要到來。對於蘇聯紅軍進入東北，解放東北人民，我們表示萬分的擁護與感謝。東北人民一定用盡各種方法協助紅軍消滅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東北救亡總會在西北華北代表關向應、林楓、劉瀾波、栗又文、宋黎、于毅夫、郭維城、張克威、趙濯華、高崇民、張學詩、

東北軍在華北司令呂正操、萬毅、王闊、解放、張文清

東北義勇軍代表李延祿、劉光、高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魯南我軍進軍津浦路
申逆拒降被殲消滅
我斃俘偽二千二百餘生擒申從周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十四時急電）魯南大軍於十一日開始向津浦路沿線大城市進攻。駐臨城、嶧縣、棗莊之偽軍申從周部拒絕投降，從十一日我軍即予以殲滅性打擊，將其全部解決，並擒申從周本人。共擊斃敵偽四百餘，俘偽一千八百餘，繳獲步槍二千餘支、輕機槍二十餘挺、迫擊砲二門，現我軍正繼續向臨城及津浦路挺進中。

軍區後勤各部門 緊張工作支援前綫

千百馱糧彈日夜向前綫運輸

（本報訊）我軍區後勤各部門正以緊張的工作支援反攻形勢。各兵站均向前方移動。全部騾馬運輸員都動員起來，千百馱糧食和彈藥正向前綫日夜運輸。衛生部和擔架隊[illegible]前綫，以救護傷兵。各工廠工人[illegible]製軍火、冬季服裝及其他裝備。各部門大批幹部，開赴前方，協助軍政各部，準備進入城市。

軍區司令部規定 部隊家務處理辦法

訓令所屬不得浪費一針一綫

（本報訊）我部隊大量出動，各機關部隊歷年所積的家務（如農具、牲畜、物資、木材、土地、房屋等），各都設法整理，軍區司令部於十日訓令所屬機關部隊，處理家務的辦法如下：一、糧食物資，由銀行、貿易局或當地政府以公平價格收買之；二、在不影響作戰的條件下，留人管理繼續生產，應將一切財產列表詳細說明位置，報告軍區及當地政府，以便統一管理與指導；三、移交當地政府或高級機關代管，非[illegible]應報告軍區登記，擊退日寇之後交還，所有者財之便利，運輸或交款較為便利；四、我軍無論到何地，生產建家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個平常任務，所以，我們每村不能容許一針一綫隨便浪費，一切建築物和工具均應妥為保存，各單位應設法認真執行。

部隊反攻上前綫 羣衆星夜幫助鋤草

（三分區訊）李家堡行政村[illegible]自然村羣衆命出動三十八個[illegible]後，[illegible]全體動員起來幫助部隊鋤草。毛莊自然村離四十里，但全村羣衆並不怕路遠，每天雞不叫就吃了早飯出發，走十里以外，天也不落，每天鋤地回來時，已到半夜了。這樣全行政村五十四個勞動力，兩天就幫助鋤田三百畝。大家雖然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但為勝利的形勢所鼓舞，他們極興奮的說：『部隊去收復失地，反攻敵人，咱們雖不能上前綫，幫助咱們部隊鋤些草，也是作了反攻的事啦！』（汪洋）

閻逆軍隊士兵家屬 切齒痛恨漢奸閻錫山

（本報訊）對漢奸閻錫山公開投降敵人，廣大羣衆莫不切齒痛恨。婦女們改嫁提出[illegible]，她說[illegible]走了六年，她沒有改嫁，總以為他還是中國軍隊，現在被閻錫山送去投降了日本，她說：「他如不趕快反正過來，我非和他離婚不可。」退伍軍人劉殿周，[illegible]石樓人，會上聽見閻錫山公開當了漢奸，[illegible]四旅騎兵[illegible]，要了後，準備參軍給家鄉復仇。閻軍家屬牛明伊、孫候個兩個老漢，本來自高興的互相商量叫老婆準備乾糧，老婆們也兩夜縫[illegible]，叫他兒們早些跟上八路軍回來探望。但當孫候聽了信說閻錫山投降日本當了漢奸時，氣的老漢大罵：「閻錫山你狗鑽入鳳頭，死了掉一不轉，你你死把我兒女[illegible]！」一老婆和他大女兒說：「閻錫山[illegible]狗瘋神，日本人宣佈投降，他卻去投降敵人，若拉住我，要咬他幾口！」一道傳上幾個女人也訴說：「那年住下這承縣的王胡官，每天要一個人給他打鞭子，攆上女人們過河，幾時咱的軍隊把閻錫山捉回來，咱好和他算賬。」

楊家坡行政村 二百多羣衆演習石雷

嚴格崗哨防止漢奸特務活動

（興縣）楊家坡行政村民政、村代主任、婦救、紡婦和兒童二百餘人，於八月四日舉行石雷演習，民兵一連拉了自己製的一四個石雷，從正午一直演習到黃昏，大家[illegible]了他們的熱情。勞武道、楊開兒號召全體民兵、變工隊、紡織組已經廣泛開展，男女老少加緊站崗放哨，嚴防漢奸特務在夜方活動。全體民兵當即熱烈討論，團戰的具體辦法，決定和四個石匠變工打石雷，民兵給石匠鋤地，每個民兵要有三個雷數，大家負責在[illegible]；現在組各村已實行了，婦女在紡織組裏也開始學習擇炸，田家[illegible]台、[illegible]家金[illegible]已學會兩個埋雷法，一楊家坪婦女也學會一種，參加抗日[illegible]，作家亦加緊進行，還已教育後，民兵手持刀矛，白大兒童們站於村邊大道口，變工組在地裏也時刻注意盤查行人，晚上民兵們清查戶口，路條、金籤、[illegible]嚴格實行了。（王亦）

漢奸閻錫山部 穿上僞軍服裝犯我清太區

（本報訊）漢奸閻錫山公開投敵之又一鐵證：我八分區部隊繳獲閻軍某軍官本月三日的信件一封，供稱：七月末，漢奸薛儒仁、田乾元偕一敵軍將官到陽縣，由閻軍騎六團擔任護衛。八月二日，閻氏白帶第四十九、五十兩師兵力劉孝[illegible]，正式投降，將其部隊隱藏番號，改著僞軍服裝，平川各地遂突然出現許多「來歷不明」之新僞軍。例如，本月七日夜，徐溝平川即發現此劉僞第二千餘人，八日「掃蕩」清太地區，宿營於西谷村（清源東南），九日分三路經王家堡、馬村等地到小店鎮，十日進入太原。

方山新解放區婦女 親切照護部隊病員

（方山訊）七月二十四日，我八分區某部隊病員，路過新解放之三區[illegible]村，婦女主任李[illegible]英及三個婦女，[illegible]接到三個病員，[illegible]她家[illegible]，約給病員[illegible]的元，[illegible]，四個男人都走了，[illegible]跟英女、李[illegible]等[illegible]到五里，[illegible]之[illegible]坪。又八月十[illegible]日，李四個婦女給抗屬收麥子[illegible]十五畝，[illegible]地七畝，她們常對人說：「我們要擁護軍隊，消滅敵人。」（李一新）

日人解放聯盟同志 到前綫協助受降工作

（本報訊）當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發出反攻的命令和日本已向同盟國要求投降的消息傳來後，在此的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同志們，立即更加緊的工作起來，他們滿懷大的興奮[illegible]宣傳品。高山和永井[illegible]一當我們接到這個愉快的消息時，不論老的新來的或老的同志們都興奮異常。一有的同志說：「這些軍閥們死的時候到了。」一有人說：「我們可以回國了。」一還有的說：「我們快回去建設我們的民主幸福的新日本。」一他們準備隨即上出動，到前綫配合八路軍進行收繳敵人武器的工作，並擔任管理與教育俘虜的工作。（閻松筠）

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同志

關於波茨坦宣言及天皇問題的聲明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同志頃發表關於波茨坦宣言及天皇問題的聲明，全文如下：

七月十六日，美、中、英三國盟國發表波茨坦宣言，指明如果日本接受宣言中無條件投降之款項，盟國即停止對日作戰。我們以滿腔熱情擁護波茨坦宣言，因為這宣言給日本人民帶來了和平的幸福和繁榮的希望。這宣言不僅將日本人民立即自戰爭中拯救出來，並嚴懲發動戰爭的日本軍部、官吏、政治家、財閥等戰爭罪犯，肅清他們在日本政治上的勢力，給予人民的言論、宗教、思想的自由，實現光明的民主政治。

但目前日本政府拒絕了波茨坦宣言，因此戰爭繼續進行，於此，蘇聯為了世界人類尤其是日本人民的幸福，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至此，日本政府纔不得不於八月十日向同盟國提出接受波茨坦宣言，請求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政府請求繼續保有天皇作為日本投降的條件。

對此，同盟國於十一日予以答覆稱，如果天皇及日本政府服從同盟國最高統帥，則允許天皇之存在，而將來日本的政體，應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現的意志決定之。

我們代表日本人民歡迎並擁護同盟國這一賢明的措置。關於日本天皇問題，同盟國有一部份人主張立即廢除，我代表了日本共產黨在今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七次大會上聲明如下：即天皇不能推諉戰爭的責任，但直至今日，天皇是大多數日本人民尊敬的對象，因此天皇的存廢問題，應由戰後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決定之。但假設即使日本人民決定繼續保存天皇，當時的天皇絕不能如過去似的，掌握着反民主的龐大的專制獨裁權。上面是我們的聲明梗要，過去日本人民中有人認為日本共產黨主張立即廢除天皇，由此可見這顯然是一誤會了。我在上述的聲明，和同盟國對日本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我的聲明又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要求，我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接受盟國的答覆，立即停戰，完全執行波茨坦宣言中的款項。

萬一日本政府或一部份軍部領導者依然命令繼續作戰，日本士兵及人民必須拒絕這種命令，立刻停止軍事行動，為打倒蹂躪人民利益的領導者而奮鬥。

現在不管瘋狂的日本領導者如何掙扎，實質上戰爭已結束了。今後日本人民應採取的態度，是以一切努力實現波茨坦宣言，澈底打倒使日本人民陷於塗炭之苦的日本統治者的勢力，努力實現代表人民利益意志的民主政治。為此，日本共產黨為首的日本國內各種民主勢力，必須團結起來，建立新的民主政府。同盟國是保證援助這一努力的。

日本共產黨十四年來，提出反對侵略戰爭打倒軍部及其一派的主張，曾為此不惜巨大犧牲而奮鬥。今天實現這一目的的日子已快來到，日本人民由此可以知道日本共產黨主張的正確。共產黨才是為了日本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繁榮而奮鬥者。

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野坂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祝同志們完成新任務

——狄艾——

胡家溝熱鬧得了不得了。昨晚演劇以後，駐在村裏的部份幹部，前綫的消息已經證實，羣衆們當晚便集了一些錢，買了些西瓜和紙煙、西花，計劃開個歡送會，請些前綫的同志們歡去。村主任劉叔見，知道用歡送會名義來請，大家一定不來，就假裝說是[illegible]，我們村裏的人，對志的人有意見，要開個檢討會，請他們來參加。同志們興高彩烈地去了，但那有意見呢？原來是請大家吃東西，大家說說笑笑，這一晚便打破了胡家溝常例，人們睡得特別遲。

第二天才拂曉，大路上已經響起脚步音，和嘶嘶的人語聲。村上的人聽見就起床了，一百多個男女老幼以及民兵們，都跟隨着背起上前綫的人們的後面。清晨的河水，冷得沁人心坎，可是他們捲起褲腳，一齊水在河邊，誰也不怕冷，雖然出發的同志們一再叫止着，要送他們的人不要再來了，但誰也不肯回，仍舊向前進。

胡愛成、白子娥、胡香兒八個女孩子，胡油叫，劉海在七個女人，眼眶也潤濕了，就要離別了。但這不是悲傷，而是因為八路軍對大家太好，使人們捨不得呀。

木欄嶺溝口，有着一排排齊整的楊樹，這一大羣人就在這裏停步，等候別的部份來的同志們一同出發。

幾年來住在胡家溝，一現在正向前綫走的鄧家新同志，他幫助胡家溝羣衆做了「許多好事，在這臨時的空間中」被大家一齊圍他起來了。

『我們胡家溝婦女紡織小組，若果機壞了，一一又如兩個新民兵劉忠青、胡保清，把步槍零件掉了，鄧家新同志就不要半文報酬，自動給以修理，使把起來，比新槍還好。』

『村上民兵要開展石雷運動，可是不會做，住在這個村子的同志，就教他們，到臨別的昨晚，還演習打了三個石雷給大家看。』

『今春，他們派出一位同志，給我們辦學校，從去年八月起，就幫助我們成立個秧歌隊，到過十五個村子中演，走這路，就把那些兒童們揹着，還常請吃東西。』

『有一個時期，民兵分隊長與小隊長，因為領導作風關係，大家有意見，甚至妨礙到工作，是合的同志們給調解好了。』

『最重要的，是秋由於他們二十多個人幫我們收割、打場，很快就把糧食藏起來，秋季敵人「掃蕩」時，就沒有損掉一粒穀子。』

『他們未離開時，因我們看這些事情了，覺得很平常，現在怎能叫我們不留戀呢？』在說這話時，他們更動起情感來了。

一輪紅日，漸漸昇高了，其他部份集合來的同志也到齊了。歡送鑼鼓聲打起來了，鑼聲鼓聲，一時響澈天空。

口號也喊起來了：祝同志們上前綫完成新任務！擁護八路軍解放全國人民！敵人不投降就消滅它！　　八月十三日晚

遠東紅軍戰鬥前進 佔領琿春索倫六重城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蘇聯情報局公報，指出八月十二、十三兩日，遠東紅軍繼續戰鬥前進，深入「滿洲」。

濱海地區在山嶺叢林地勢困難的條件下繼續攻勢的第一遠東前線蘇軍，佔領了穆稜城（虎林西南一二五公里），林口（佈山西一五〇公里，虎林東安鐵路聯絡點），中東鐵路城市及火車站台馬溝、磨刀石，琿春城及火車站（圖們鐵路終點，在張鼓峯以北）及其他居民地十七處，兩日前進三十至八十公里。

伯力西南，第二遠東前線蘇軍在松花江與烏蘇里江之間作戰，佔領黑龍江南岸的元春屯以及其他居民地十一處，前進十五到四十公里。

海蘭泡以南及東南前線，蘇軍佔領西營什城、搭拉火車站（在黑河與哈爾濱鐵路上）及其他居民地。

外貝加爾前線，沿海倫——哈爾濱鐵路前進的蘇軍佔領牙克什城及火車站、免渡河火車站（牙克什東南三十公里）。另路蘇軍突破敵人設防的阿爾山地帶，並佔領阿爾山城。蘇軍機械化部隊強越大興安嶺，並於戰鬥中佔領城市與大火車站索倫與王爺廟（在長春至溫泉鐵路線上）。蘇空軍繼續轟擊鐵路結點。太平洋艦隊航空兵和艇機繼續轟擊朝鮮北部海港與海面上的敵艦，擊沉敵驅逐艦兩艘及運輸船十四艘。

自外蒙古出動的紅軍 進至熱河林西城郊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東京十三日廣播稱：自外蒙古向熱河前進的蘇軍，已活動於林西城附近。

太平洋戰爭仍進行中 美軍繼續攻擊敵本土

（據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白宮宣佈太平洋戰尚無停戰命令，戰事仍在進行中。據悉，尼米茲已命令其部隊不顧日本的投降請求，再行進攻，並令第三艦隊繼續進攻敵本土。該艦隊艦載機八百架十三日上午五時又襲東京區，攻擊該機場及軍事目標，達十時擇未停止。九州北部之工業城市久留米亦遭美轟炸機百五十架猛襲發生大火。日軍界人士認因[illegible]在日本領海恢復活動，表示盟方正計劃在不久將來在敵本土登陸。據稱：最近盟國已有大軍由雷伊泰島調到沖繩，琉球海面已有小艇約數百艘集中。在日本沿海游躍的盟國潛艇也相當活躍。

南洋方面，日軍在菲島山地及緬甸的錫唐河下游抗擊盟軍。日魚雷機十二日晚襲琉球海面美艦，擊中美巨型軍艦一艘。

保證對日戰爭勝利
蘇聯工人以緊張的勞動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後，各地但有熱烈擁護。西伯利亞鐵路軍事的技術安全，讓失敗[illegible]：我們蘇聯的鐵路工人，要以緊張的勞動，來保證勝利。共洛夫工人保證完成任何戰爭的任務。[illegible]作工人們，以保證鐵道八月份的生產計劃超過，來援助紅軍。高爾基汽車工廠的工人們說：我們汽車工人要以加倍的努力來盡可能提早擊毀日本侵略者。莫斯科球承軸工廠老工人雅辛涅夫與卡雅說：現在我要求我的上級撤掉我的退休申請書，我將繼續爲擊敗敵人而工作。

山東省委、軍區共組委員會 負責城市工作後勤工作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爲執行朱總司令八月十日命令，山東軍區指揮部特召集直屬除幹部會議，當場決定由軍區及省政委會共同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及後勤工作委員會，分別負責民主政府的城市工作政策與處理一切交通通信供給，處理俘虜等工作。同時，組織各部門在全黨全軍加緊分配與調動各種有專門工作能力的人材，如管理鐵路礦山銀行郵政等）。分局直屬黨校幹部已立即縮東學習，組織許多工作組，準備隨時進城。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本社山東分社與大衆日報社已集中記者二十五人，膠東、渤海亦集中二十名記者，分赴各前線隨軍採訪。

太行軍區司令部委任 上黨區作戰指揮官
劉正率部向長治等地進攻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太行軍區司令部於十一日二十四時發佈命令，任命原第四軍分區司令員石志本同志爲上黨區作戰部隊的最高指揮官，統一指揮上黨區所有各主力兵團地方部隊及人民武裝。石司令員劉正統率所部向長治等地進攻中。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太行軍區政治部自奉毛主席、朱總司令命令後，立即配合所屬對各地敵偽軍展開大規模政治攻勢，並先後印發中日文傳單五十萬份，內有朱總司令命令，蘇聯對日宣戰，日寇無條件投降，漢奸閻錫山投敵等消息和告偽軍偽組織人員書以及向偽軍的佈告等。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此間朝鮮獨立同盟軍政學校於十二日晚接獲延安朝鮮獨立同盟總盟號召後，立即組織先鋒隊發出，配合八路軍作戰。

美白宮宣佈 還沒收到敵方答覆
敵遲遲宣佈收到盟方覆文日期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美新聞處華盛頓訊：白宮於十二日下午九時五十分，洛林威治時間，即延安時間十三日上午四時半左右宣佈，尚未接到日本的任何答覆，因之「戰事仍在繼續進行中」。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東京廣播稱：盟方對日政府請降照會的正式覆文，東京方面十三日始由瑞士公使館收到。至於覆文所以遲遲未收到的原因，則未提及。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日同盟社十三日晚廣播：瑞士政府外交部聲明稱：日方所稱盟方對日投降照會的覆文十三日晨始收到一節，並不確實。收到盟方覆文一事，已於八月十二日下午九時三十五分經日方證實。盟方致日覆文係經由日本駐伯爾尼公使館轉達。

山東省政委會公佈辦法 優待淪陷區人民轉移物資

（新華社山東四日電）（遲到）山東省行政委員會爲徵召淪陷區各界人民轉移物資來我解放區發展經濟建設事業，增長抗日力量，特於二十一日公佈優待淪陷區人民轉移物資暫行辦法，其要點如下：（一）淪陷區中與人民除漢奸特務外，均有轉移物資來解放區經營工商業之自由，並得享受民主自由權利和一般法律的保護，但轉移物資人民須遵守其它政府一切法令。（二）歡迎並優待投資於下列各項事業：一、農業，如建修水利，改良植棉，建立農場牧場，開墾荒地，發展畜業及其他農業；二、工業，如紡織、製紙、化學工業、採礦煉鐵、採金、榨油，煤業以及各種工具農具的製造；三、運輸，如海運、河運及陸上的運輸隊、大車隊、人力車隊等；四、其他實業，如開設醫院藥房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等。（三）凡自願投資解放區經營以上各項事業之人民，無論在解放區內外，均享受下列優待：一、投資人可經政府批准，利用城鎮公共地基建設作坊店舍及其他有關實業的工程，地基三年免收或減收租金；二、建修水利和改良耕作方法所增收益，均不增加公糧負擔；三、投資經營上述各項工業或運輸業者，三年免收營業稅；四、凡經營上述各種實業者，如因意外損失、歇業者仍可呈請政府予以特別救濟；五、投資人資金不足，可呈請政府予以貸款援助，但請款額不得超過其投資總額三分之一；六、投資人出產之成品及所需原料，得經政府批准享受減稅免稅優待，如原料購買困難或成品滯銷時，得呈請工商管理機關幫助調劑。（四）轉移物資不屬經營各種實業之優待辦法：一、轉移必須品至解放區者，可自由出口或請工商機關按時價收買，所得物價可自由經營其他事業，但非經許可，不得由解放區內運回淪陷區；二、轉移物資納稅有特殊情形時，可經工商機關批准減免。（五）凡淪陷區轉移之物資，政府工商機關均保守秘密。幾項辦法中，對於呈請優待之手續等亦有詳細規定，現已付諸實施，各界人士咸表歡迎。

遠東紅軍 佔領撫遠情形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塔斯社報導佔領撫遠的情形：撫遠是敵人非常重視的重要軍事據點：築有堅固的永久工事，位於烏蘇里江與黑龍江的合流處。蘇聯黑龍江艦隊以猛烈炮火掩護步兵在撫遠前面的一個小島民點登上了河岸，然後快艇與步兵同時向撫遠挺進，接近目標時，各艦艇以閃電的速度，展開在大炮與迫擊炮的怒吼下，敵人的目標掩在烟霧之中了，日寇在岸上瘋狂地狼奔，我突擊部隊衝入城內，與敵進行巷戰，紅軍頃刻即將撫遠佔領。

漢奸閻錫山通敵叛國罪行拾錄

一、與日寇公開談判派大批幹部到太原受訓

一九三九年，漢奸閻錫山派遣[illegible]請，呂綏英與當時山西偽省長蘇體仁談判，並利用金錢收買平遙偽縣長白太沖的小老婆「風流少奶奶」潛赴汾陽，以肉體勾引敵酋水野團長從中撮合。至一九三九年冬天，日閻雙方舉行了「臨汾會議」，敵人已經允許將山西各縣閻的住宅財產可以交還一部。一九四一年，閻部趙承綬爲首與日寇簽訂所謂條件，往返於（原）平、興（集）道上，使偽偽敵「辛苦」。其部隊加強控制民伕，修補吉（縣）孝（義）段公路，偵伺閻們一旦談判成功，好回到太原去。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敵舉行「安平會議」。日寇從臨汾動員，用牲口馱了六百[illegible]，六十一軍王村接敵防[illegible]高元見與的禮物，所派代表是山下參謀和兩個漢奸翻譯，閻錫山、王革圖、趙承綬在安平會晤，閻並且天特別爲成愁抱小姐的便衣下，山下參謀派抓手扭轉，依然給他畫了像，才開始議制。一九四三年，山西偽省長蘇體仁後，日閻偽佐更調。五月間，閻逆派幹部到太原受訓，王乾元帶第一批二百幹部到太原受訓。王乾元現任太原又派二百幹部到太原，其他各縣，如五台偽縣長、浮山偽縣長李石麟等都是閻錫山委派之幹部，從一九四四年八月，第三批二百人由西北飛機到太原受訓。

三、日閻合辦的特務武裝

千村在浮山城北二十一里，千村的東北面不到百米遠的地方，有一所寬大的廟宇，敵人利用它修成一座堅固的據點。閻四十八師去春犯我太岳解放區時，其前衛——第三團——便佔據千村，終於與敵人情報，把王村據點僅六里，漢給六十一軍接防。當時四十八師長不思日寇出走後再搶，以掩人民耳目，於五月三日下午，便派侵入杜村的三團一營就近一搶，防守王村。從此，千村的老百姓，從敵人火坑裏轉進閻逆的火坑裏。

今年四月二十日，閻石敵人成立了一個特務武裝組織，名叫「晉西北神風滅共鐵血團」，偽團長是敵人忠實的漢奸賀炳之，他曾經說過：「就是我父親接洽八路軍或知道八路軍情形不報告，照樣殺死他！」這個民族敗類，是如何的喪心病狂啊！該團員共一百一十多人，大部是漢奸閻錫山軍隊和當地地痞流氓組成的「特工隊」和「剿共軍」，實際也就是閻逆勾結敵寇，屠殺晉西北人民的工具。這個「鐵血團」和閻逆保持着密切的聯系，閻逆的雜石東山辦事處政衛團組長林國政，又帶了十人十槍去參加，人槍絲毫不動的編入偽團內，閻逆人員經常進出偽團，如「一家人」。

四、閻逆搶劫人民與敵寇八二分贓

漢奸閻錫山所部十九軍經常到我介休一帶搶劫財物，殺害人民。去秋河上（汾河）水源：十九軍來往過日寇把守的師屯橋上「和橋上日寇訂立了八二分贓制」，這是十九軍搶去我方老百姓的財物一千元的數目，過橋時即分給日寇二百元；這是河東老百姓過橋贖人一千元，也給敵人二百元。這個制度一直執行了很長的時期。

五、在敵人直接指揮下瘋狂殺人搶財

漢奸閻錫山配合敵寇進攻我太岳解放區，已成人人皆知的事實。其部下則在日寇直接指揮下，到我解放區瘋狂殺人掠財，罪行纍纍，罄竹難書。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閻逆六十八師二零三團一個營，侵入我浮山口子裏時（浮山以西三十里），據點敵人給該部下了一個命令，原文如下：

「山西軍某某營長：請你趕快到北塢村（上陽官雀間），要求八路軍六七十個的有，請見信立即前往北塢村看看有，很快的寫字傘來，頂好。官雀村警備隊長（印）十二月二十五日」

閻逆部下接到了這個命令，於二十八日夜間以五十餘人組成的鄉便小部隊，突然包圍北塢上陽等村，捉走四十幾個老百姓，因在極冷的屋子裏，用「通叛」一一搗訊，寫罪名，強迫被難者家屬傘境食金贖，後來該逆在東嶺挖一個萬人坑，將四十餘人活埋，罪名是「民兵」「偽裝份子」。這事僅僅是閻逆罪行千萬分之一。

「命令」與把戲

昭

正當日寇宣佈要投降，解放區軍民大建軍限令敵偽繳槍之際，中國的獨夫民賊也慌了，非常焦急地站在峨嵋山上大叫：「你們解放區軍民不要向敵偽「擅自行動」呀，「應該原地駐防待命」！淪陷區我來命令由蔣特份子組成的「地下軍」和「曲線救國」的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你們去收繳敵偽武器是「唐突和非法之行爲」。」

這一下，獨夫民賊把自己的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特務頭子和指揮偽軍「曲線救國」（即降日反共）的[illegible]長。

對他和他的一夥賊，我們是清楚的。說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一點也不錯。對外屈膝求榮，認賊作父，對內張牙舞爪，自封王霸，這也是他的本色。接連十幾年來，把中國大好河山多半葬送敵寇，敵人來時，他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觀，使淪陷出手屠殺中國人民、摧殘人民武裝；一旦人民力量壯大，須獲勝利，他便如喪考妣，親自出馬，大罵人民爲「奸匪」，怒氣衝天地自人民背後殺來。難道說，抗戰八年來，他最大的「成就」，不是這一點麼了

到今天抗戰快要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他又出來對着抗戰有功的解放區軍民開刀了。

我們懂得：無產人民，主要的是農民，披荊斬棘，辛勤或殺死山狼野豬，用血汗灌溉得果實肥美時候，獨夫民賊就要動手了，一腳把老百姓踢在地上，掐着喉嚨，自己獨吞掠奪於人民的血汗收穫。

峨嵋山上的獨夫民賊，就是在盤算着這一手，他來獨佔抗戰的勝利果實了。我們曾在他那一手下吃過虧，流過血；現在，他準備又要施展他那一手。

峨嵋山上的獨夫民賊，正是要用細索把人民綁起，將他那劊子手的鬼頭刀照着人民頸子上，什麼時候他想殺就殺。

我們懂得：南京與重慶原是一家。當日寇效死奔命的汪軍就是獨夫民賊所謂的「曲線救國」的「地下軍」；劊殺人民與包圍解放區的蔣軍，就是漢奸偽組織所謂的「反共建國」的「地上軍」。日寇存在時，淪陷區由蔣偽日偽唱傀儡戲；日寇垮台時，淪陷區由蔣偽唱合台戲。

峨嵋山上的獨夫民賊，正是準備用蔣偽合流的陰謀來把正要誕生的中國發死！「不許解放區軍民「擅自行動」，「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就是不要敵偽繳槍，不要中國人民勝利，因此才有淪陷區由偽軍「負責維持治安」這種獨夫民賊的「命令」，其實質如是而已。

對這種「命令」，這種鬼把戲，我們的態度：堅決拒絕他！徹底的拆穿他！全體解放區軍民團結起來，向最後勝利大進軍！（完）

敵頑魔爪下的綏中

廣生

迅速崩潰前的敵人，在以前，從四四年以來，其對綏中的統治更異常殘暴的多樣的，在農村裏，實行了大鄉制、聯保制、戶口表、「良民證」、村聯制等一套辦法，規定村與村、戶與戶五相聯保，一處有事，別處報告，如發生事情而沒有報告，聯保村（戶）都受「通紅」處分。大小村莊不論有事無事每日都要送情報。去年四月，敵人在「良民證」上打過一次印，山地裏群衆沒「良民證」，在路上給查出的都被押到口泉煤礦做苦工。

與此同時，敵人還使用另一種手段欺騙群衆，經常組織「補撫隊」到各村，用強迫辦法把群衆召集起來，自帶一鍋一碗通稀二人合，給小孩子發一塊糖，給老頭們一盒洋火，給[illegible]一根針，然後就開會講話，[illegible]要送情報呀，不要供給八路呀等無恥謊言。但群衆心裏很清楚，敵人年年加重的搾取已使他們活不下去了。

敵人強迫群衆種鴉片，每畝不管收成好壞，一律繳大煙板子十五兩，稅錢三百五十元，還有各種各樣的捐稅，如鹽業稅、採礦稅、牲畜稅、過往稅、出口稅、入口稅、過路稅、補助款、糧食巡驗款、苛工款、人頭稅……等等，結果去年有許多群衆只有賣土牲口土地來繳稅。

敵人會經宣佈秋收糧食全部沒收，再「配給」（？）種子食糧，在群衆的抗拒下被撤銷了，改成加重徵收，每畝地徵到三大斗以上，剛收下就用殘忍的屠殺逼群衆送糧，並派出偽兵帶上大車、毛驢、駱駝，到處搶糧。

除了名目繁多的捐稅款項之外，群衆還須供養偽鄉公所及敵據點的一切費用、差役，每個偽鄉公所有一二十個偽人員，每個月開支都在三四萬元以上。敵據點的用品給養，都全由所在的鄉村負擔，不但要供給每個偽軍的人馬費用，還要供給偽軍的女人、孩子，甚至偽軍兄弟姊妹、丈人丈母；有鬼子指導官的據點，還得僱一個婦女供其蹂躪。過去敵偽部隊出發，駐那一村，那一村就要全部供給。每據點除要給敵據點經常出十幾個工人和幾輛大車外，每天每個還得派幾個人給敵據點作伙夫、抬擔架，或者被拉到石拐子和口泉去挖煤，只向外拉，不見往回放。

敵偽的敲詐更是層出不窮，無法支應。每天總來，不是偽軍娶老婆，就是偽警的小孩過生日，總得要幾斗麥子或黃米作「禮物」。偽軍們和偽警察還經常拿紙烟水烟逼着老百姓買，例如有一個偽軍賣出一隻值四十元偽幣的牡丹烟，剛下洋烟要先給二兩洋烟（一百五六十元），到九月再要給三大斗莜麥或麥子（每斗四五十元）。偽軍強當官的，則把群衆繳納的糧食拿出來放給群衆，六七月借出一斗草麥，九月裏秋收完就得還二斗小麥或莜麥，還要他買大烟，每兩只給偽幣二十五元（市價八十元）。某據點偽軍隊長交三千元偽幣給附近群衆，要代買一百二十兩熟烟，洋圓下來，一滿才能交三十七兩（市價值二千九百六十元），還欠八十三兩，到秋收下來，被逼再交九十九石六斗（每石二百五十元）麥子才了事。拿三千塊錢逼出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元，敲詐的數目何等驚人！而且這個隊長還是其中要的比較少的哩！至於特務偽警，跑到那裏都得給他開銷一二百元，更以成慣例了。

群衆遭受敵人無止境的掠奪之外，還得受國民黨綏蒙頑軍騷擾、十二團三部綏遠政騷、搾，僅十二團就在去冬勒死了十多個群衆。他們搾取的方式有三種：一、國民黨的「地方工作團」每到一村，開口就是要十來石糧食、幾十疋洋布、幾百對鞋子，還要給買上些鞋襪、襪子、手巾、牙刷等物品。最後還逼群衆再送給多少路款幾百元大洋才走。二、在徵收物資時，今天來一個人，把所要的東西都拿走了，明天再來一個說以前不算，又重要，不交東西就得送「水禮」（幾兩大煙、幾張狐皮、幾百元大洋），拿不出來就是綑吊毆打，甚至勒死。三、有時三個人一齊來要東西，交這個鄉個不依，交那個還個不依，逼得群衆交不出。他們又這個賣出，那個收回，最後把錢都弄到他們手中了。

群衆的糧食錢財被敵偽和頑軍搾取光了，群衆只有依靠苦菜過活，肉食、油鹽和山珍海味一樣的珍貴，一般群衆很久沒有見過了。群衆買不起布疋，也衣服補了又補，去年冬天那樣冷，婦女小孩還是穿單衣過冬。一個五口人家的，要自己洗補換子，沒的借的，只得圍着破被子當褲子穿。

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起來鬥爭。在游擊區和山地的群衆，空舍清野，把糧拖，對敵人的負出，某地群衆更打了野宿，組織起來搶護秋地，堅決的不再給敵人任何東西，敵人搶那裏割過大煙區，見人就殺，群衆也毫不屈服，敵人也奈何不得。今年春季攻勢，我軍一連攻下十多個據點，老鄉們看到來解放他們的八路軍時，是多麼高興呀！三五成群圍着我們的工作人員，訴說敵頑給與他們的苦難，好像看見了親人一樣。部隊戰鬥時，就搶着給拉馬，拔皮衣，抬傷兵。情景是異常動人的！現在敵人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我們的部隊正前進中，解放綏中，解放被敵人叫作「黨籠」的這個的領土與蒙漢人民，讓緊鎖了幾年的眉頭，從此展開，永久的展開它！

通牒

欣

閉住你的血口！
毒蟲，
走狗，
狼心狗肺的
人面獸。
現在是償還血債的時候，
我們要
割掉你的爪牙！
斬斷你的毒舌！

放下武器，
舉起你罪惡的手！

牛拉稀治法

張玉柱

牛拉稀。有兩種病狀，老百姓分爲火拉稀和寒拉稀。火拉稀的是黃色稀糞，稍帶血色；用苦林菜（小蘗）一兩上就好。寒拉稀的是黑色稀糞，把薑淘水乾炒，趕的上一兩次就好；再不行，可用黑豆一兩、生山二兩、鮮薑三錢、花椒三錢，共研末灌上即行。急時可用大烟土三分灌服。（此病的治法請參照本報三月十九日四版所載牛病治療法——編者）

小說

乃紅子（續完）

——戰鬥篇之二

李欣

「太君，俱家窯溝有老百姓。」

「花姑娘的有？……」

「哈哈哈……，」一他們帶着淨獰的笑聲闖進院來。但立刻，滿臉似的猙獰和軀體，身體發抖、眼睛發出陰毒的青光，以預備用槍的姿式突然呆了一迷坐着的乃紅子面前，又彷着門邊打開窯門，總和院角落裏剩鍘搓草堆——殷勤而近於發呆愛地進行着搜索。

「老頭子，你家窯八路的有？」

鬼發着光的刺刀尖閃呀閃地，殷老漢的孫子拖得更緊一點，面色枯，鵝皺的臉皮搭在眼上，有着地隱藏着某種憤感。

「老漢，太君問你，八路軍藏在那裏去了？」

看到殷老漢歪斜着頭的昏瞶樣子，一個長着滿臉絡腮鬍子的偽軍猛力排踢了他一腳。

「媽啦個屁，你給老子裝聾賣傻！」

「哎哟！」殷老漢呻吟一聲。「老總，你別踢嘛！我老漢耳朵背，聽不清楚你老的話。」

「我爺爺耳朵背，他聽不清楚你們的話。」乃紅子離開祖父的懷抱，突然帶着已經長大成人的心情，用冰冷服悲的眼光穿着這幾個鬼頭怪腦的傢伙。

「你的，小孩子，說！八路那去了的？」說着說着，本想在那臉橫肉上抹一層笑容，但他打了個呵欠！

「八路？我不曉，我沒見什麼八路。」

「混蛋！」絡腮鬍子舉起槍，威脅着一個。「你也是八路軍的小雜種！明明有幾個八路軍跑過溝裏來了，「我沒見」！一槍托送你回老家去，你說見不見？」

另一個有付斜的蠟黃面容的偽軍在窯裏鬼混了一陣後，把兩個小雞抓出來了。小雞在他手裏掙扎着，叫着。

「太君，小雞你的米稀……！」

那個只會打呵欠的日軍，一手抓住一隻雜毛小雞的嫩腿，往刺刀尖上一摔，隨着小雞尖厲的絕望的叫喚，鮮血濺落，順着刺刀流落，滴在地上。

「你的，快說，要是不說，像小雞一樣撕拉撕拉！」

殷老漢依然木獃地坐着，但留心的話，會發覺他的昏瞶目光正盤旋在孫子的臉上。乃紅子覺到這一點，他沒有說話，怪怪似地凝視着從刺刀上正往下落的血滴。

血，紅得像乃紅子吃過鬼子的一塊糖，吃罷之後鬼子問他們這個那個的……，一回家來乃紅子就結結實實地挨了爹的一巴掌。爹那付眉眼，一點也不像平時帶笑掛笑的：……

正在這時，遠處一聲什麼吼聲，另一個鬼子裏纏着捲來的幾尺碎花洋布的鬼子用起他那笨重的皮鞋，乃紅子憤然摔倒了，額角碰在碾台石上。但當鬼子慢意未消地又抬起腿時，殷老漢猛然跳起來，像剛被老鷹刁住小雞的老母雞一樣，用盡所有的力量和勇氣去維護自己心愛的小生命。他沒跑到，就被一個強壯的打擊打在地上，絡腮鬍子接連敲他好幾槍托。

「爺爺！」乃紅子掙扎着往起爬，滿臉血汗鎮求着殷寇：「你們不要打他呀……」

「嘿！你的還沒有死！」

拿碎花洋布圍頸的傢伙，像餓狼一樣，見了血嘴邊的肌肉，就顫動起來。他望着乃紅子的臉，眼內冒出獸性的火，舉起一尺多長的刺刀……

在撕裂人心的呼號中，刺刀上穿着小母鷄的鬼子打了一個深長的呵欠。

「開路開路的！」

沖淡的白雲邊閃現的小星，眨着眼。黃昏的風緩和着周圍的戰後寂靜。槐花，依然撲陸撲陸地飄落着。

殷老漢呻吟着慢慢地站起來，顫巍巍地走到碾台石邊。孫子，躺在血泊中，僵硬的手指抱着土地，臉埋在臂裏，像他平日睡覺的樣子。當祖父的，失神無力地蹲下去，焦枯的淚光似乎無處着落，茫然的移着。他嘴裏吐着不明白的話語，伸出顫動得非常厲害的手，想去撫摸一下孫子的身體；但剛接近又縮回來，像怕按住創口自己心痛一樣。

「乃紅子！……」他斷續地叫着。

衛生員從小路中鑽出，拖着受傷的腿，一腳高一腳低地走過來。面對着這個景象，他被激動和悲痛的心情懾住了！輕輕拉着殷老漢的手臂，沈默了一陣。

「老人，死了嗎了」

「死了！這麼好的孩子！應該我死的……」

衛生員眼睛有些濕潤了，一把抱着殷老漢說道：

「都是爲了我……，老人，你不埋怨我吧？」

殷老漢沒有立刻回答，他的手臂在空中顫抖着，目光乾枯、直視，像要摸向什麼東西一樣。突然，他轉過頭來，一下抓住衛生員的胳膊，緊緊地：

「孩子，你要給他報仇呀！……」

什麼地方響着零散的槍聲。

（完）